

販主見証

司徒輝

有以『何時得救』詢余者，即以約翰福音五章二至九節示之。詢者愕然，莫明所以。余曰：『畢士大池畔之癱者，余也－蓋余待救之年為三十八。』詢者捧腹而笑。

人生七十古來稀，余年逾古稀之半，去日苦多來日少，前塵舊夢，影事重重，何堪回首話當年！午夜夢迴，更覺人生朝露，日光之下皆虛空，信而有徵。昔嘗讀書讀律，自愧無成，為宦為師，於人無裨，屬地聰明，愈增人心詭詐，迷信命運，加速靈性滅亡，罪惡場中，難分苦樂，伊甸園外，甘自漂流。年屆不惑，此身之何去何從，仍大惑不解，曾涉獵宗教典籍，玄奧莫釋，虛渺難憑。天堂地獄之道，靈魂不滅之說，只作天方夜譚。以為能潔身自愛自重，人必愛重之，則所往無不是光明之路，安樂之村，與居堂何異；不知濁污者日處黑暗中，將晶冰白玉之軀，學西子蒙不潔，人皆掩鼻而過，天地之大，立身無所，不為人絕，且自絕於人，此又與入地獄有甚焉也。故對宗教義理，興趣索然，且示懷疑。舊作有『莫為感情迷理智，肯將命運付聰明』句，浸淫日甚，罪戾時加。循至囂張、傲慢、奢侈、淫逸，禍患伏門前，失敗接踵至。卅載經營徒慘澹，半生事業已蹉跎！好夢易醒，好景難常，在烽烟溯漫中，遑難爐峰下。商無資斧，工乏力器；文雖無價，字還可煮，清茶淡飯且療饑，木屋山居堪容膝。明月入懷，照澈胸中塵俗，清風挹座，居然袖裏乾坤，得此無禁不竭之享受，心靈輕爽，萬慮俱消。仰對長空，高歌『大江東去……』一闕——數什麼風流人物？真箇是敝屣尊榮。徘徊躑躅，低首沉思：念三才之由，冥冥有主，萬物之生，浩浩真神。先聖先賢，咸信有『天』『神』『上帝』在。憶！余何人斯！竟爾自高自大，藐視悖逆造物主宰，創世真神耶？深知此身未死，靈命已亡，肉眼尚明，心睛久瞎，神之意念道路，迥殊於人，尋求真神之念，油然而生。

余默思：孔氏之四維八德，正綱維、明教化，杏壇流芳，廣被八表，為五千年泱泱古國文化支柱，人心藩籬，宜乎百世師表，萬代尊崇；惟對鬼神則敬而遠之，是則靈魂所販，未得其正確答案。

釋氏『自利利他』之說與『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』之偉大精神，余以為循此可尋得其神矣。迨復思之，釋氏之入地獄必也；但能否復出，頗堪疑慮，亦無若何史實可証其復出者。若此，又奚可救人？使余果真成佛，無人相，無我相，無眾生相，菩提無樹，明鏡非台，築室崑崙之巔，策杖海島之隅，隔絕世人，侶魚蝦而友麋鹿，自我身心，縱可安適

(?) 而芸芸眾生之沉淪萬劫，水深火熱；佛果慈悲，試問心又何忍？故余又不敢作此出世之想。

李聃主張無為而治，此種無政府主義，反對極權專制，尊重人類自由，返樸為淳，返本為真，和平息爭，振奮人心……其步驟見解，與儒教稍有不同，而共終結無異。但『天地不仁，以萬物為芻狗。』之說，未能體會真神對萬物仁慈公義之處斷。而對真神之認識，殊未了了。

……他若旁門左道，異端邪說，更無足論。

黑夜正深，風雨飄搖，此一葉孤舟，已茫然失所，正是雲深不知處，不辨仙源何處尋。

……又復思之：耶穌基督可為救主而藉見真神乎？余雖從未涉足教堂，第每道經堂前，『信耶穌得永生』六字，觸目驚心，聖詩音韻，沁肝入肺。時也，頓憶髫齡負笈小學，曾讀鐵達尼郵船沉沒記。船將沒，船中教徒仍高歌：『神乎，余將近汝矣！』瀕死毫無感容懼色；又讀史知教徒殉道之慷慨赴死，從容就義，前仆後繼，不屈不撓，碧血千載而常鮮，忠魂百世而未滅，下為河嶽，上為日星，於人曰浩然，沛乎塞蒼冥。至此，余深信真神在茲矣。乃隨聖靈帶領，於一九五四年十月十八夕，闔家虔跪主前，悔改皈主，感謝讚美神，余已蒙恩得救脫離罪惡深淵進入和平康樂之神國。

從此渴慕靈糧，追求真理，每日祈禱靈修多時，風簷展書讀，古道照顏色。深覺聖俗殊途，義罪迥別，如光暗之不相渾共存也。前此之暗淡頹隳者，今則光明美麗；乾枯萎靡者，欣欣向榮；懷疑者冰釋；索然者盎然，蓋余已在基督裏，除舊更新。而從經中認識主是道路，并知『內中有永生』故也。

翌春蒙召，獻身事主，後復引進廣州聖經學院造就。自分智識淺薄，靈性幼稚，乳臭未乾，奚可餵人。固不敢作約拿之推擋逃避，更怕經不起煅煉攷驗。讀約翰福音廿一章，主攷查西門彼得之愛心時，數次命以『餵養我的羊』，此為羊捨命之良牧，對羊如許關懷，余又能無惶慄懷於心，而敢輕忽放任耶？惟有兢兢自矢，求神憐憫！但願為光為鹽，救人救世。只求主榮，不計自身之所至也。

作此以証神恩，并求聖靈使世之讀者，有感於斯文！阿們。

一九六二年按立牧師聖職



按牧團：

康乃爾牧師, 陳志光牧師, 顧汝德牧師, 滕近輝牧師, 鄭德音牧師, 鮑會園牧師, 吳恩溥牧師

